

历史的见证

——雷蒙·阿隆传

【法】尼古拉·巴维雷兹 著

王文融 译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历史的见证

——雷蒙·阿隆传

〔法〕尼古拉·巴维雷兹 著
王文融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7-05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见证/(法)巴维雷兹(Baverez,N.)著;王文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杜小真等主编)

ISBN 7-301-03437-7

I. 历… II. ①巴… ②王… III. 阿隆,N.-评传 IV. B565.299

Nicolas Baverez

RAYMOND ARON

© Flammarion, 1993

书 名: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

著作责任者:王文融 译

责任编辑:严胜男

标准书号:ISBN 7-301-03437-7/K·0234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32开本 14.375印张 376千字

1997年11月第一版 199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4.00 元

总序

二十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从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的柏格森到二次大战前后的萨特、加缪、梅洛·庞蒂等3H(指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的一代；从六十年代前后闻名的福柯、施特劳斯、杜梅泽尔、拉康、罗兰·巴特等怀疑的一代；以至晚近的解构思想的代表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还有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思想大家巴什拉、利科、勒维纳斯……尽管他们的思想、经历、理论旨趣迥异，但他们却共同继承了法兰西人文精神传统：他们那样热切地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探求着解释“人”这个千古难译之谜的道路……变换更迭的几代思想家与历史文化息息相通，他们是各自代表时代的象征。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些思想家生活、思想、经历的真实记录。一些著名作家、记者、评论家撰写的这些传记为我们描绘出伟大思想家们的生动形象；告诉我们他们那些深刻而又富于魅力的思想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同样也告诉我们：在动荡不安、风云变幻而又总是欲求和平的二十世纪仍然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追求看来并非“有用”却极崇高的东西。为着这“无用”又“无功利”的信仰，他们苦苦探索，历尽心灵的种种磨难，

宁愿付出任何代价，给人类文明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站在二十世纪末的世界来说，这一切愈发显得重要。须知，了解这些思想家，对于真实理解他们的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认识二十世纪的西方，对于更深刻地思考我们自身该是多么“有用”。

杜小真

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

译者前言

雷蒙·阿隆(1905—1983)是法国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他出身于法国犹太裔资产阶级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大中学哲学教师学衔和哲学博士学位。30年代初,阿隆曾在德国科隆大学教书,并在柏林研究现象学和德国社会学。回国后相继任教于圣克卢高等师范学校和波尔多大学,同时兼任巴黎高师社会文献中心秘书之职。二次大战爆发后,阿隆应征入伍,在空军所属1号气象站工作。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将军在贝当元帅作出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决定后,在伦敦发出继续战斗的号召。阿隆抛下妻女,奔赴伦敦,参加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兰西”部队,任其机关报《自由法兰西》的总编辑。

二战结束后,阿隆返回法国,先后为《观点》、《现代》、《战斗报》、《费加罗报》、《快报》等报刊杂志撰稿。在近40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写了4000余篇社论和无以数计的文章。无论是对时事热点的述评,抑或对重大问题的思考,阿隆都以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极有影响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

雷蒙·阿隆还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大学教授。他把从教当作毕生的事业,即便在战后担任职业记者期间,也仍然在国立行政学院、政治学院授课。1955年阿隆被聘为巴黎大学教授,还曾担任高等实验学校第六专业的导师,1970年受聘于法兰西学院。阿隆以治学严谨,要求严格著称。他指导过多篇博士论文,开设了工业社

会、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等课程,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他从经济、社会和政治角度对当代社会的思考。他还应邀多次到国外讲学,被 11 所世界名牌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

除教学工作外,雷蒙·阿隆在学术上亦成果累累,著述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科学、工业社会、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学引论》(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1963)、《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免的革命》(1968)、《帝制共和国》(1972)、《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50 年的政治思考》(1983)等等。由于阿隆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他被任命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社会学委员会主席,1963 年当选为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

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属于右翼。但他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绝非一个“左翼”或“右翼”的标签可以界定得了的。早年他受到和平主义的影响,思想左倾,对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自称是个“社会主义者”,与高师同窗、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萨特志同道合。30 年代他在德国亲眼目睹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对希特勒势力的猖獗有了感性认识,引起他在政治思想和历史哲学观上的重大转变。1936 年,他起初支持法国左翼政党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继而批评其实施的经济政策。二战爆发后,他是最早追随戴高乐将军参加抵抗运动的人之一,但他对戴高乐绝不盲从盲信,到 60 年代甚至被戴高乐分子视为眼中钉。二战结束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阿隆转向右翼,反苏反共,与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分道扬镳,并在数十年间与他们展开了意识形态的论战。虽然如此,他对一些左翼人士不乏好感,并与他们保持了多年的友谊。在 1968 年“五月风暴”中,阿隆是大学生优先攻击的目标,但他早就看出传统大学因循守旧

的种种弊病，并予以猛烈的抨击。他站在维护“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立场上，有保留地支持法国政府，尤其是右派政府，拥护非殖民化政策，主张从阿尔及利亚撤军。他积极主张与美国结盟，同西德修好，建立统一强大的欧洲。阿隆热心于捍卫“人权”的活动，但告诫当局切勿根据尊重人权的观念来制订外交政策。他认为西方民主制是世上最好的制度，但同时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的脆弱性和西方文明的危机。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言人，他的思想观点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并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偏见。这在他对前苏联、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上表现得尤为鲜明。对于阿隆的政治偏见和错误观点，我们相信读者阅读时是能够鉴别的。

雷蒙·阿隆早年潜心研究哲学，本想在书斋里当个“安安静静的哲学家”，但历史把他抛入时代斗争的旋涡。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他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以及不同阶级和种族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斗争。但他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中立主义者。他把自己的一生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自己的威望和卷帙浩繁的著作，乃至通过与国家最高领导层直言不讳的对话，积极介入了本世纪“正在书写”的历史。

在雷蒙·阿隆去世十年后，尼古拉·巴维雷兹为他写了这部传记，基本按照年代顺序，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阿隆一生经历的几个重大阶段，并从20世纪末世界新格局的角度观照近百年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阿隆作出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我们希望对雷蒙·阿隆不大熟悉的中国读者，能通过本书了解这位法国知识分子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并透过他对行将结束的世纪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1997年8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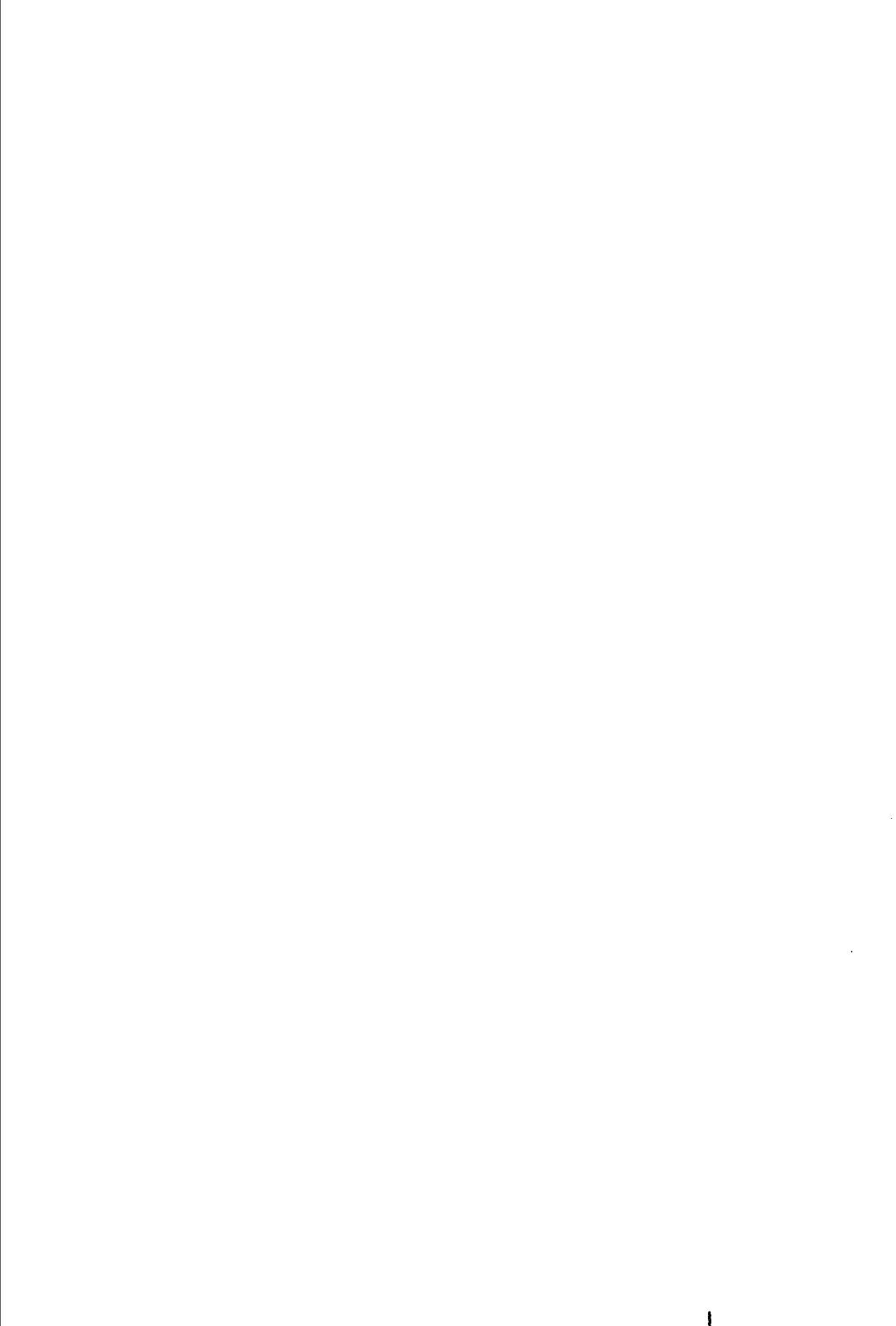
译者前言	(1)
引言	(7)
第一篇 成名前的阿隆	(15)
第一章 以父亲的名义	(17)
第二章 班级头一名	(28)
第三章 含糊的社会主义者,热情的和平主义者	(43)
第四章 在德国的遭遇	(57)
第五章 个人的幸福,公民的绝望	(78)
第六章 人类的历史是一种存在主义	(109)
第二篇 连锁战争	(133)
第七章 奇怪的战争,奇怪的戴高乐分子	(135)
第八章 新闻迷,政治病毒	(174)
第九章 一人反对众人	(206)
第十章 赎罪	(231)
第三篇 20世纪的修昔底德	(255)
第十一章 从巴黎大学到法兰西学院	(257)
第十二章 阿尔及利亚反对共和国	(294)
第十三章 怀疑的时代	(320)
第十四章 在法兰西学院平安无事,在《费加罗报》 危机重重	(354)
第四篇 本世纪的最后岁月	(393)
第十五章 死亡的临近	(395)
第十六章 家庭的幸福,公众的承认	(420)
第十七章 阿隆身后的声名	(441)

献给苏珊·阿隆。
没有她，便不会有雷
蒙·阿隆一生的成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致 谢

没有资料员和雷蒙·阿隆基金会负责人伊丽莎白·迪塔特尔的鼎力相助,这部传记是写不出来的。多年来,伊丽莎白·迪塔特尔统计和整理雷蒙·阿隆留下的书信和档案,对其作品和思想的了解是不可替代的,而她慷慨地同意我在研究中加以利用。她的能力和学识,严谨和才智不仅对搜集传记材料,而且从更广的意义上讲,对理解一个饱经忧患的复杂人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谨向她表示我的谢意和友情。



写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一位路人留在沙上的足迹。他走的那条路一目了然；但要想知道他在路上见到了什么，就必须用自己眼睛去看。

——叔本华



引　　言

一位安安静静的哲学家

雷蒙·阿隆的碧眼射出幸福的光芒
或许这是心情宁静的幸福
在漫长一生的尽头
从他口里飞出一道彩虹。

——马克·贝格伯代尔

1983年10月17日星期一，一位背部微驼，但动作灵活，双目炯炯有神，嘴角含着笑意的老人，离开了巴黎法院第17轻罪法庭的证人席。他回到旁听席后面，在那里独自呆了片刻，然后向走过来记录他的感想的记者马克·于尔曼悄悄地说：“我想主要的我都讲了。”他迅速离开去与《快报》的编辑委员会会合。他匆匆走下法院的台阶，钻进等着他的轿车，然后突然倒下了。雷蒙·阿隆在其《回忆录》发表几周之后，因心脏停搏与世长辞，享年78岁。

他死得从容，庄重，干脆，似乎这是刚直不阿、追求真理的一生的必然结局，是一位知识分子不平凡的命运和异乎寻常的大学执教生涯的终点：凡尔赛奥什中学的优等生，顺利通过了被法国大学接纳的一个个阶段：高等师范学校会考，大、中学教师学衔会考，哲学博士学位，最终被聘为巴黎大学教授并进入了法兰西学院。然

而,这条笔直的轨迹是由许多折线、误解和错过的机遇组成的,直到最后一刻,《回忆录》的发表才把它们消除。这本书不仅大受读者欢迎,而且成为在历经磨难的个人行程的终点与自我最后和解的标志。

阿隆在审理一宗诽谤案时所作的最后一次公开发言,同样浸透了《回忆录》显示出来的睿智和平静。齐夫·斯特耐尔在《非左非右》这本书中把贝特朗·德·儒弗奈尔斥为“法西斯分子”和“亲纳粹分子”。阿隆作证时首先简洁有力地向贝特朗·德·儒弗奈尔表示敬意,称“他是同代人中两三位一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然后触及问题的实质,即批评齐夫·斯特耐尔那本书的方法和论点。首先,在方法上:“把 1938 年与法国人民党决裂的贝特朗·德·儒弗奈尔,与继续留在党内直至战争结束的吕歇尔、德里约·拉罗谢尔或布拉西雅克混为一谈,这纯属诽谤,使用的是我不赞成的搅成一锅粥的手段。”然后,在实质上:“该书是可以想象的最缺乏历史观点的书,作者从不把事物置于风云变幻的背景之下。他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那样含混,那样不确切,以至于任何东西都可以和它挂上钩。他忘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在 30 年代风行全欧。我们这一代人的确对民主国家的软弱深深绝望,我们感到战争即将来临。有些人幻想用某种别的东西来消除软弱。”

他用辩护的形式以 30 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题上了最后一堂课。后人分析,这堂课的基调和主题是其人其作的高度浓缩。刻意尊重历史事实,既谈贝特朗·德·儒弗奈尔一度归附雅克·道里奥的法国人民党,又谈他参加了抵抗运动,这很能说明阿隆的为人。他的证词还说明,他作证与其说是出于友情,不如说是出于客观态度和责任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法国公民的义务,即摒弃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论据,坚持以科学的态度论证斯特耐尔所犯的历史错误。

30 年代是 20 世纪的定向轴,对阿隆的一生关系重大,他对 30